

穿航三峽出川記

劉昌博

吃罷月餅背井離鄉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戰敗投降；我國軍民歡欣慶祝河山光復。不久，國民政府復員還都南京，我就讀的學校——國立政治大學，亦追隨政府遷返南京，我也因而得以免費乘汽輪順江東下。

當時的「下江人」，背井離鄉已八年，由於抗戰勝利的突然到來，其興高彩烈，意氣飛揚的心態，唯有唐代大詩人杜甫所寫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」一詩，略可比擬。

我清楚記得，民國三十五年農曆中秋節那天，接到學校的掛號信通知：務須於一星期內回到小溫泉，以便集體隨校東遷。那年的中秋夜月，皎潔亮麗，一家子圍坐在地墳上吃月餅，別緒離愁依然湧上心頭。

當時，我還安慰父親說：「我到南京唸書，最多三年即回家；媽媽過世了，爸爸！您在家要多保重哩！」誰知，一別竟已四十年，海天遙阻，何日團聚？歸期難卜。

九月廿二日凌晨，戰時的陪都——重慶尙被

濃密的霧氣籠罩着；可是，我這個道地的「川娃兒」，已在朝天門碼頭跨上了一艘小汽輪，要跟隨那些「下江人」出遠門了。我冒着濃霧站在甲板上，依戀不捨地向輪廓模糊的山城揮別；臉頰潤濕，分不清是淚水或霧水。

由於初、高中的六年學生生活，我皆在重慶下游度過，故對兩岸附近風物甚熟稔。川江水急，須臾輪抵木洞鎮，使我憶起三年初中時，幾乎每天蟄伏東溫泉山麓，爲逃避日機轟炸而躲警報的日子。

川江奇觀鄖都傳聞

過長壽不久，即到涪陵，有點江從南來會，夾岸石壁聳立，兼因兩江水位高低不一，涇渭分明，其交會合流的江面上，浪濤洶湧，水花飛濺，而又色澤清濁互異，喧騰澎湃的衝擊聲，數里可聞，是川江奇觀之一。

這裡出名酒，除有經黔江運來的貴州茅臺酒外，尚有涪陵人釀造的潞酒，土罐盛裝，香甜醇美，多飲易醉。

北岸有葛亮山，曾是諸葛武侯屯兵之處。山

中有一個點易洞，雖然荒蕪斷壁，蔓草沒徑，相傳北宋程頤曾在此點說易理。洞旁不遠是尹子讀書處，額書「三畏齋」三字，筆勢秀勁，彷彿渴驥奔泉，都說是這位先賢的真蹟；可惜拓字者絡繹，石壁字跡已有毀損。上述名勝古蹟，皆有我的遊跡。

輪船下航百餘里，即抵俗傳爲冥府閻羅王所居的鄖都，位在北岸，舊城在河濱，因夏秋之際江水暴漲，易遭水災，乃在高亢處建新城。後山廟宇甚多，有仙都觀、麻姑洞、森羅殿、望鄉臺等不下百十處，居民虔信佛教，仙佛誕慶，香火鼎盛。

城西有鹿鳴寺，傳說宋朝的大文豪蘇東坡在此讀書經年，領悟了寫作文章的奧妙。城西的上游江岸，有巨石聳立若觀音菩薩的佛手，當地居民有「水流觀音手，神仙不敢走」，那裡是險灘之一，常有木船翻覆。城東下游有名「流沙坡」的奇地，白天有大量石沙從山坡流滑到下面的江溪邊；經過了一夜晚後，第二天會發現山坡上的石沙不減少，江溪邊的石沙不添多，猶如先前原樣。傳說：這是陰間閻羅王的勞工營，晚上處罰

鬼魂在此來回搬運石沙爬上山坡，以贖其生前所犯下的罪孽。

泳渡長江我會冒險

順流下行不百里，以出產榨菜出名的高家鎮，即在南岸出現，我在此讀高中三年。江邊那些曬榨菜用的巨大而平滑的石頭，都會留下我少年時代的履痕和夢想。昔日同學們曾在此和我打賭，居然激使我鼓勇冒險游泳橫渡長江；現在想起來，真是荒唐透頂，傻勁十足。

忠州在長江北岸，它是明末巾幘英雄秦良玉的故鄉，城在山麓上，出產的豆腐肉聞名遐邇。城東有一座舊石橋，即三國時張飛入川義釋西蜀大將顏嚴的地方。城西的江岸有白公祠，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此遊覽題詩，祠宇巍峨，面向滾滾江流，是忠州名勝所在。

薄暮時分，小汽輪停泊萬縣，倚舷北望，但見城內萬家燈火，夜市如畫，不愧為川東名埠。民國十五年楊森將軍駐劄於此，曾領導川軍痛擊英國軍艦，英軍開炮濫射，演成震驚世界的九五慘案。我因那天太疲乏，沒有登岸憑弔。

一峽一峽奔流江灘

小汽輪在此整夜加煤，並請一領江先生上船，為翌日穿航江灘險惡的三峽，做一番準備工作。

次日晨，兩岸山巒罩了一層白紗似的薄霧，小汽輪開動時，男女乘客聚集在船艙通道及甲板上，都想把握機會，仔細欣賞三峽風光。

船長和水手一再警告大家：三峽水急灘險，切忌任意走動或擠靠在船舷一邊；因為一旦失去重心，汽輪會有翻覆的危險。

據說：有許多「下江人」急着回鄉，機票、船票難買，就租木船或木筏，浮槎東下，在三峽險灘處翻覆者，時有所聞，甚而有全家滅頂的慘劇。八年抗戰，未死於日軍的鋒鏑下及日機的轟炸下，而竟不幸死於勝利復員的凱歸途中，冤魂縹渺，怎能瞑目？

初先，小汽輪在領江先生引導下，尚能平穩航行；迨抵經小江鎮後，江面逐漸狹窄，船身常有顛簸，江水湍奔衝擊石岸時所形成的漩渦，在船旁到處可見。兩岸遠近重疊的峯巒，不時隱現於雲霧間，奇偉秀挺兼而有之。

中午時分，船過雲縣，地勢狹隘而險峻，江面僅十來丈寬；我們看見木船拖着木筏，在湍流中迂迴前進，險象環生，真替他們捏一把冷汗。緊靠江岸逆水上行的木船，由岸邊一羣又一羣的縛夫拉着前行，他們赤身露體，古銅色的皮膚上汗珠冒滾，肩胛上掛住縛繩，爬跪岩石間匍匐行進；口中不停地哼唱着：「嗨唷！嗨唷！」的縛歌，聲嘶力竭地在峽谷迴盪，辛酸感人！

約莫一小時許，小汽輪駛進奉節縣境內，即抵瞿塘峽，又名夔門。在秦漢時即建置的夔州，躍現於峽谷山麓；岩石築構的城廓環繞如帶，踞高臨江，有一夫當關，萬夫難入之勢。

俄頃夔門到了，遠望夔門，兩岸重巖疊嶂峭壁危立，雄峙拱衛，恍如攔江柵門，又似井灶關口。其上崇峯聳立，彷彿大鵬展翅於石柵之上，

險欲撲身躍出。

可惜，在夔門南岸臨江的千仞峭壁上，有川籍將領某將軍曾書刻「夔門天下雄，機艦輕易過」十個斗大的字。照現代化的兵學角度觀之，他

講的可能是老實話；但在胡亂塗鴉，似乎破壞名勝，大煞風景。據說：抗戰時期，他曾駐守奉節；就為了愛出風頭，題下這十個字，還挨了先總統蔣介石一頓責罵呢！

有人一聲呼喊，乘客們都疾步走向左邊船舷，由於重心不穩，船身突向左側傾斜，顛簸不已，險些翻覆湍流中。船長氣急敗壞地吼叫，要大家合作，想活命就不可走動，最好乖乖坐在甲板上。

白帝城是三國時西蜀防阻東吳的重地；劉備遠征東吳大敗，乃退守此城，病危託孤於武侯，因而名載史籍。它位於白帝山的峻崗上，城廓四週蘊藏着巨型石萼，絳赭色的苔蘚滿佈其上，日光偶爾照射，五色映麗，眩目耀眼，是三峽奇景之一。

在白帝城下臨江的沙磧上，堆聚有巨大石壘八行，每行石壘間約兩丈許，水位上漲時會淹沒江中，這就是當年武侯佈下的「八陣圖」；他曾以此陣來陷阻東吳大將陸遜攻打西蜀。以現在眼光看起來，亂壘數堆，碎石零落，難以想像它是如何陷阻得住陸遜進攻的大軍？

雖然如此，但杜甫歌頌「八陣圖」的五言詩

「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」

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」

依舊千古流傳，讓人低迴不已，甚而對劉備這位失敗的英雄，對武侯這位忠貞的丞相，肅然而生同情與景仰之心。

有驚無險歎爲觀止

觸景聯想起李白「下江陵」一詩，以爲他記錯了，或看走了眼，因爲詩中寫道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；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我和輪上乘客睜大眼睛，放亮瞳孔，凝目注視兩岸懸崖峭壁間，連一隻小猴子的影兒也沒看到；但聞江風呼嘯，怒濤雷鳴，何來猿聲啼叫！或許李白時代出沒於此的猿猴，因物換星移，早已搬遷他處，以逃避詩人墨客的驚擾。

瞿塘峽有大石叫灘漁堆，秋江水淺，大石露頭，這是三峽險灘之一。

木船過此視為畏途，莫不小心操槳，謹慎掉舵，倘若船身翻覆，絕無倖存活命的希望。輪上乘客因是平均分坐甲板上，重心較穩定，輪行時仍是驚險萬狀，膽顫心悸，如過鬼門關。

又東行即到巫峽，兩岸重疊錯列的峯巒，雄峙高聳，直入霄漢，白雲橫鎖，山霧流掩，斷岩裂石，虛懸江空，好像快要崩塌的模樣。仰望天空，僅露出一線天來，不是正午時刻，日光即無從透照江心。船前行，眼見三面俱爲峭壁橫阻，以爲山窮水盡，無復通路了；詎料，霎時突又峯迴江轉，豁然開朗起來，真是造物者的巧構。巫山十二峯，源出於巴山脈，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界，橫阻於長江，始構成三峽的驚險。

再向東航行，牛肝馬肺峽在望了，但見石壁

奇景。在北岸的羣山中，有一個高峯峻然獨出，孤聳雲空，此卽神秘莫測，馳名遠播的神女峯也。戰國時代楚人宋玉，在他的「神女賦」中對此峯有精彩的描繪。

神女峯的山麓有一座神女廟，由於雲封霧鎖，什麼也沒看到。相傳楚襄王所夢見的巫山神女，朝雲，她便住在這座山峯的白雲深處；我因不是帝王，當然無此遇。可是當今任何通都大邑，應召的「神女」比比皆是，已毫無神秘感了。

巫峽首尾約有數十餘華里，江流在峽谷內曲折奔瀉，船行其中，前望兩座崖山與江面成直角，追船馳近崖岸，誤認爲就撞及崖岸了；忽見兩崖又離開十餘丈，有驚無險，如是者再而三，令人奇絕。

倚山小寺神仙居處

銀甲峽的江水迴流倒視，急浪湍飛，轟震峽谷；險灘處處，奔濺洶湧，操舟者視為畏途。我看到不少木材漂浮於澎湃翻滾的漩渦間；據輪上水手說：這是上游險灘處曾有木船或木筏翻覆，再撞擊崖岸解體後的淒涼景象。

船過西陵峽後，兩岸地勢開闊，山峯挺拔競秀。南岸山坡上種植橘樹甚多，結實纍纍，金黃耀眼。到達大八斗時，遙見峭岸邊有山洞深入，丹簾翠幕，糾結盤根纏繞於上，古意盎然；其東有小寺翼立，倚山臨江，附崖伴洞，彷彿神仙居處。山洞的北面，滔滔江水流奔破峽，朝南直瀉而出，這就是有名的牛口峽。

絕懸高處，有巨型石乳石鐘垂掛半空，如肝似肺，故以名其峽。不一會抵經黃牛峽，江水漸緩，領江先生鬆了一口氣，因之輪船也就緩慢行進。

出了西陵峽，江面更加寬闊了，江岸山峯也更加秀挺了，乘客才敢站起來走動，以舒暢筋骨。這時已近黃昏時分，晚霞染紅了船尾的江天和峯巒，農家的炊煙從船首兩岸的平野裊裊飄昇，江平浪靜，視野開闊，又是一番情趣了。

四川奉節縣境內的瞿塘峽（又稱夔峽）是三峽的起首，湖北宜昌縣境內的西陵峽（又稱夷陵峽）是三峽的末尾，四川巫山縣東的巫峽則是三峽的腹部。三峽首尾相連，長約七百餘里。三峽中，以瞿塘峽最險，巫峽最長，西陵峽最秀。

一般人所稱的三峽，其說不一：有以瞿塘峽、銀甲峽、黃牛峽爲三峽者；有以巫峽、西陵峽、牛肝馬肺峽爲三峽者；惟以瞿塘峽、巫峽、西陵峽爲三峽者最著最衆。

唐代詩仙李白，於一千二百年前，一清早從白帝城坐木船順流東下，船輕水急，以至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我早晨從萬縣出發，里程倍於前

出了四川了。

唐詩李白，於一千二百年前，一清早從白帝城坐木船順流東下，船輕水急，以至「千里江陵一日還」。我早晨從萬縣出發，里程倍於前時，我對父親許下三年回家的諾言，不是共黨叛亂，我早已踐履了。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睽離三峽，不覺已四十年了！世間難以根治的痼疾「思鄉」，療此痼疾之良藥，惟有舉國精誠團結，早日反共復國一途。